

高爾基論文

蕭參譯

一九三七



高爾基論文

蕭 參 譯

張
影

1937

寫在前面

高爾基的論文，也和魯迅的雜感一樣，是他自己的創作的注解。爲着勞動民衆奮鬥的偉大藝術家，永久是在社會的階級的戰線上的。戰鬥緊張和劇烈的時候，他們來不及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見解溶化到藝術的形象裏去，用小說戲劇的體裁表現出來，他們直接的向社會說出自己的『心事』，吐露自己的憤怒，憎惡或是讚美。讀者羣衆，卻很幸運的，可以得到他們創作之中所含蓄的意義的解釋。高爾基的論文，都可以當做這種解釋去讀。高爾基的創作是三四十年之中的俄國歷史的反映，而他在每一時期的劇烈事變之中，還給我們許多公開的書信，論文，隨感，那就更是正面的，公開的表示他對於事變或是一般的社會現象的態度。

文藝的反映，簡單明瞭的說句『痛快話』罷，這也包含着文學家所表示的對於社會現象的態度。高爾基自己說：『藝術家觀察着人的內心世界——心理，——表現他的偉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的獸性的力量』。這裏，他明白的說出來：藝術家首先要有點兒分辨『偉大』和『卑劣』，『理智』和『獸性』的能力。這是要從一定的立場——階級的立場去分辨的。要知道對於

孔孟或是黃老，對於耶穌基督是偉大的——例如『溫良恭儉讓』或是『給人打嘴巴』的「德」，——對於我們也許是奴性的卑劣。對於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是理智的，對於我們恰好是比獸性還要惡劣的私有主義和利己主義。文藝上反映着現實的時候，作家沒有可能不表示某種立場的某種態度。他的每一個字眼裏都會包含着憎惡或是玩賞，冷淡或是熱烈的態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動，是在號召，是在責備，總之，他必然的抱着一種態度。在高爾基的創作裏，我們可以看見他所贊助的是什麼，他所反對的是什麼；而在他的論文裏，我們就看得格外明瞭，我們看得見歷史舞臺上的真正人物，看得見社會上的具體現象，這裏，代名詞變成了名詞——小說裏的『英雄』露出了真名真姓。

高爾基是新時代的最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而他對於現實主義的了解是這樣的！他——饒恕我把他來和中國的庸俗的新聞記者比較罷——決不會把現實主義解釋成爲『純粹的』客觀主義，他不懂得中國文，他不會從現實主義“Realism”的中國譯名上望文生義的了解到這是描寫現實的『寫實主義』。寫實——這彷彿祇要把現實的事情寫下來，或者『純粹客觀地』分析事實的原因結果，——就夠了。這其實至多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客觀主義』，或者還是明知故犯的假裝的客觀主義。天下的事實多得很多。你究竟爲什麼祇描寫這一些事實，而不描寫那一些事實？天

下的現實，每天在變動着。你究竟贊助着或是反對着現實變動的那一個方向？你能夠中立嗎？你的『中立』客觀上幫助了誰？這些問題是文學家必須回答的；每一個文學家也的確在回答着，不過有些利於自己掩飾一下，有意的或是無意的。高爾基的回答是：

真實有『兩個』：一個是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另外一個是新生的，健全的，在舊的『真實』之中生長出來，而否定舊的『真實』的。

高爾基的論文之中，反映着世界的偉大戰鬥的各方面。他暴露虛偽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他鞭撻市僧的個人主義，不可救藥的利己主義。他大聲疾呼的反對一切剝削制度，一切屠殺，暴虐，戰爭……他贊助這世界上的唯一的神聖的戰爭——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戰爭。他歌頌勞動民衆的理智的力量——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創造。他極深刻的揭破小私有者的惰性。他深惡而痛絕那些堅持『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立場的市僧。他暴露這些自稱『第三種戰士』的虛偽，這些『機械的公民』的真相——那就是十月之前的『機械的革命者』啊！

高爾基這本論文集裏，的確反映着新的社會建設的過程：這裏，關於智識階級，關於農民，關於工人，關於婦女，小孩子，關於文學和文化革命，關於叛徒，關於刑事犯……關於一切種種社會現象，都有透闢的見解和深刻的考察。他不會像幼稚的革命作家似的，祇限於狹隘的『戰壕

裏的生活』，他看得見整個『戰鬥』。他知道『戰鬥』的目的，『戰鬥』的事實，是整個社會秩序的改變，是幾千百萬羣衆的新生活的痛苦艱難的產生過程，社會關係的各方面的現象都在這『戰鬥』的範圍之中。

高爾基的文化革命的觀點，是和一些『文化的』文學家絕對相反的。他認為文化的基礎是勞動，他認為現代的英雄是『羣衆裏的人』。他承認自己在十月的時候做了一個大錯誤：過分估量了智識階級的革命性和所謂『精神文化』。他卻從來沒有像一些『文化專制者』的文學家和大學教授似的，蔑視羣衆，不顧羣衆，而把『博學多能』當做唯一的文化。他固然同着勞動民衆的智識分子，『把自己所知道的，亟亟乎去教給比自己知道得更少的人』，然而他自己還在每天向羣衆學習，像他在自序裏所說的：作家的情緒隨着讀者情緒的高漲而高漲，作家對於一些現象的觀察，隨着羣衆的行動而得到更確定的觀點。是的，這裏反映着空前的偉大的羣衆的戰鬥啊。

中國的讀者已經讀到高爾基的一些小說和戲劇；而高爾基的論文，還沒有中國文的譯本。這裏所選的，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高爾基：社會論文』(Publicist articles)，原本上有高爾基的一篇自序。我們希望這本選譯的論文集，能夠幫助一般讀者了解蘇聯的各方面的社會現象，了解國

際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能够幫助中國的文學界，更深刻的提出許多從來沒有人注意的問題，例如反市儈主義的問題等等。而且，在這裏，讀者可以知道高爾基的爲人，——是一個和氣的，發笑的老頭子，時常同「不相干的」小孩子，工人等等通信，還時常答覆各國「智識貴族」一些「不通的問題」。

蕭 參

1932.12.11.

高爾基自序

這本書裏面收集了我三年來所寫的論文之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責備我，說這些論文裏時常重複着同樣的思想，那末，這種責備是很正當的。然而，如果作者預先知道責備是可能的，而且是正當的，——爲什麼作者不把這些論文刪改一下，去掉那些重複的議論呢？我沒有刪改，因爲我要使讀者同志看見：怎樣隨着他們情緒的高漲而作家的情緒也高漲了，怎樣同一個思想越來越有了確定的形式。我想，這不但對於讀者是有教訓的，就是對於一些青年作家也是有教訓的。

M. 高爾基

目次

寫在前面

高爾基自序

給蘇聯的『機械的公民』

再論機械的公民

說文化

矛盾

論白黨僑民的文學

答覆

市僧

關於婦女

論叛徒

同讀者的通信.....	一四四
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	一五七
給人道主義者.....	一六一
給集體農場的農民通信員的信.....	一七一
金鑛工人的信.....	一七七
關於小孩子.....	一八六
無恥主義.....	二二九
關於現實.....	二三四
親愛的回音.....	二四八
答覆智識分子.....	二五二
歷史意義的決議的週年紀念.....	二七五

給蘇聯的『機械的公民』

——答覆來信

我在蘇聯住着的這四個月之中，接到了一千多封信，其中有兩百封光景是反蘇維埃情緒的公民寄來的。許多寫信的人要求答覆，然而我體力上不能夠答覆每一個人，我在這裏一下子答覆大家罷。爲着這個答覆不致於引起疑問：究竟是答覆誰的？——我所以說出幾個寫信的人來：

這是——『一個普通人，機械地成了蘇聯的公民的』；再則：『一批俄國人』；說起『巴比倫堡壘』的那個寫信的人；『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聽過布哈林，盧納察爾斯基，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演講的人，然而請你轉告他們罷』——他要求着——『我成了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才出了大學』；再則：『農民出身的詩人』，反猶太派；『無產詩人』，人家把他的大衣和套鞋偷去了；『以前的 melamed』(1)；『以前的崇拜者』；『市僧主義的堅信的擁護人』；還有幾十個其他的『機械的公民』。

(1) melamed——是猶太人學校裏的教員的稱呼。

給蘇聯的『機械的公民』

這些公民的信，在不通和卑劣的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然而那種惡劣的狠毒却完全可以聯合他們，他們都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共產主義者，反對工人階級，反對這篇文章的作者，說他是『賣國賊』，『被俄皇式的尊敬弄瞎了眼睛的，被恭維震聾了耳朵的』，還『拖着他的鼻子』，『給他看什麼地方也並不存在的成績』。在『機械的公民』，這是非常之大的特色，使他們特別狠毒的發氣的，正是蘇維埃政權和工人階級的成績，——他們很一致的，很激烈的否認成績的存在。

極大多數的寫信的人都說：他們沒有希望這些信會寄到我這裏。我趕緊來安慰他們罷：寄到了。不但封好了的信，就是明信片也寄到了，那些明信片上面是很清楚的寫着辱罵的話的；莫斯科的郵政局工作得非常之好，這我也認為是一個成績（2）。

（2）原註——順便的：請郵政局的工作人員接受我的誠懇的感謝，謝謝他們對於我的這樣多通信的極端的

注意。

還有一件事要指出來的：充滿了寫給我的信的狠毒，證明了蘇維埃政權在十年之中就能夠震動這種精神上半死的，對於現實漠不關心的庸人，這樣是專制制度的統治在幾十年之間所沒有能夠做到的。

現在，『機械的公民』的震動不是『皮膚上的』了，像以前那麼樣，那時候的皮膚上的震動，曾經自欺欺人的使得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自己想像着是『愛民衆者』，是『革命者』，——現在的震動却深刻的滲入了庸俗心靈的『祕密的秘密』，引起了那裏的酸化，腐化的過程；看罷，這是幾個從庸俗心靈的深處出來的，烏黑的文字煙霧的標本。

『高爾基，說人類是永久的，即使在地球上喪失了雰圍，就是沒有，可以呼吸的空氣的時候，也會保全着，你的證據在那裏呢？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證據，那我爲着什麼要用自己的行動去贊助那注定了要滅亡的東西呢？』

第二個哲學家把第一個的問題簡單化了：

『建設什麼法律，政府機關以及信仰，爲着什麼最近的和遙遠的將來，譬如說罷，爲着共產主義的將來，而來各種各樣的限制自己和別人，這在我們方面，難道不是枉然的，完全無結果的犧牲嗎？』

第三個更堅決的簡單化和具體化了：

『我都要吓一下，』——他寫着，——『管什麼社會，管什麼勞動，創造的號召，我是不愛人的，我祇要簡單的爲着自己，爲着我的家庭而生活』……

而最後，第四個，像普通的說法，叫做『在i字上加上了一點』，——我提醒一句罷，這個字母已經從字母表裏勾消了，——這第四個說：『俄國民衆不懂得自由，他們需要的是哥薩克和鞭子。』

不能夠否認，『機械的公民』的認識自己的暗藏的本質，也是蘇維埃政權的創造工作的結果，這個結果是一個很大的成績，照我看起來。

自然，我也接到別種樣子的信，而其中有一個人寫的信的一部分，很應當引出來對抗那些庸人的哲學。

寫這封信的人——『是土地上的人，以前叫做小百姓的，而現在和大家叫一樣做公民。』他——『這封信寫了兩星期，剛從姪兒那裏，一個紅軍的一分子那裏，學會了寫字。』他寫着：『要使從前知道了蘇維埃政權告訴的事情，唔，那就不會有什麼打仗，和那些狗崽子幹的，而錢也可以用到鄉裏的經濟，用到工廠上，上帝保佑同志們去解除一切人的武裝，那時候，我們邁開大步比什麼人都走在前了。』（3）

（3）原文是很不照文法的，有很多的別字，而沒有標點符號；可惜，譯文裏無法完全保存這種『真蹟』。

這種口氣的信，我也接到不少，有時候，這樣的信會暗示一種奇特的思想，覺得給『機械的

公民』識了字，倒是有害處的。

公民們！你們要使我相信，說我『眼睛弄瞎了』，『耳朵震聾了』，『出賣了』，『彎曲着心靈』，這類的話，還要說下去。雖然也說下去——已經沒有地方了！可是——有一個居然說了下去。他問我：『難道你不看見嗎，一百分之九十九的全體民衆都憎恨有，害怕着你？』這個不謹慎的統計家要弄壞我的『心理』了。他也不想一想：一個人被一萬個和他同樣的人所憎恨有，他應當感覺到自己——多麼神奇古怪地偉大的傢伙？在這世界上，在整個世界的歷史裏，還不會有過這麼一個人，被這麼許多羣衆所憎恨的。

公民們，說我不看見蘇聯裏面的一切壞的，黑暗的，那是完全不對的。例如，我看見了你們，而要知道——說得溫和些罷，——實在不能夠承認你們是什麼好現象。你們寫給我的一切，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想。除非是對你們的可憐的輕蔑。我極端誠懇的對你們說，——你們的謾罵，誹謗，造謠，你們反對我個人的一切說話，絲毫也不能夠打動我，絲毫也不會使我發恨；對於一切誹謗，一切謠言，一切謾罵，我早就受慣了的，還是『從我的年輕的腳爪起』的。

你們所指出來的唯一正確的，祇是爲着我六十歲生日的紀念而引起的那種熱鬧，那個『歡

迎」。正確的，這熱鬧是多餘的，雖然我並沒有因此就震聾了耳朵，但是，的確枉費了我的許多寶貴的時間。V. I. 列寧說『紀念』——『是可笑的蠢事』，這是非常對的，像他永久所說的一切一樣。然而除開這一個指示以外，你們究竟寫給了我什麼，你們是怎樣寫的？看看罷：『我們沒有工廠』——而事實上差不多恢復了一切舊工廠，而且已經化費不止一萬萬盧布在建設着新的。

『在每一個城市裏，有五萬、十萬，甚至於還要多的失業工人』，自然，這是可怕極了，對於那些全體居民祇不過五萬，十萬的城市，尤其可怕。而全體居民祇有三萬，四萬的城市，又怎麼辦呢？這已經是不可能想像的了。

『俄國人民之中百分之七十五生着楊梅瘡』——你們說。『每一個共產黨員有十個老婆。』『女孩子從八歲就有性慾的生活。』『工廠停止了，破壞了，交通也是這樣。』『也是』——怎麼樣？停止了還是破壞了？『共產青年團裏面加入了以前的察警和鄉村書記官的兒子。』一個文學家，照他的職業就應當是個通順的人，他却說：『一般的看起文學來，我們似乎沒有有才能的人。出版的是猶太人，叫喊着他們，編輯又是他們。簡直噁心得很。』

我也噁心呢，公民，因為你這種野蠻的愚妄。我們這裏在叫喊着朔洛訶夫 (Sholokhov)，法捷

耶夫 (Pankov) · 潘菲洛夫 (Panferov) · 沃里諾伊 (I. Volinai) · 謝美諾夫 (S. Semenov) · 格拉德珂夫 (G. Gladkov) · 沃洛沙 (V. Volocha) 等等，都是『正教徒』，俄國人編輯『伊茲維斯啟亞』(4) 的是斯克沃爾諾夫 (I. I. Skvortsov-Stepanov) 和格龍斯基 (Gronsky)。編輯『普拉夫達』(5) 的是烏里央諾娃 (M. I. Ulianova) 和布哈林。『工人報』——是馬里切夫 (Malichev) 和斯米爾諾夫 (Smirnov)，『共產青年的普拉夫達』——是科斯特洛夫 (Kostrov)。『赤新』雜誌——是拉斯科里尼珂夫 (Raskolnikov)，『新世界』雜誌——是盧納察爾斯基等等，也都是俄國人。然而，假使是猶太人呢？你，公民，是個詩人，你以為例如巴倍爾 (Babel) 等的有才能的猶太人比你這類的基督教的鵝要壞些嗎？你錯了，公民，錯了，因為你的不通！

(4) 『伊茲維斯啟亞』(Izvestia) 是『新聞』的意思，這報的完全的名稱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聞』，可以簡稱『新聞』報。

(5) 『普拉夫達』(Pravda) 是『真實』的意思，可以譯作『真實』報，或是『真話』報，『實話』報，聽說中國在譯做『真理』報，不知為什麼要用這並不適當的哲學名詞。

公民們，你們的不通真是可怕。你們之中的一個寫着，『共產主義者』把我的『耳朵塞住了，使得我聽不見民衆的靜默』。然而你們自己想想看：如果民衆靜默着，我的耳朵還要什麼鬼來塞